

丁香水仙 供图 / 徐晔春



仙生尘袜，爱淡影

撰文 杭悦宇

围裙水仙 供图 / 华国军



作者简介

杭悦宇，笔名六月牛，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多样性及系统演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南京农业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植物系统与分类学、植物及功能基因演化。研究之余，自2016年6月创建个人公众号“草木悠家”，旨在进行植物与文化的科普。现任江苏省第九届科协委员，江苏省植物学首席传播专家。



黄水仙 供图 / 朱弘



白水仙 供图 / 由利修二

上：南京中山植物园花展上的“洋水仙” 供图 / 杭悦宇 下：红口水仙 供图 / 周洪义



冬天可赞的中国水仙长在水盆里，春天可赏的“水仙”则是长在园子里的。南京中山植物园每年春天的郁金香花展，都是以洋水仙为先导。笔直冲天的水杉林中，一片片黄花、白花，一低头温柔，一展蕾娇媚。所谓洋水仙，就是引自欧美的水仙属 (*Narcissus*) 观赏种，常见的有开黄花的围裙水仙 (*N. bulbocodium*)、三蕊水仙 (*N. triandrus*)、丁香水仙 (*N. jonquilla*)、仙客来水仙 (*N. lamineus*) 等，开白色花的白水仙 (*N. papyraceus*)、多花水仙 (*N. tazetta*)、红口水仙 (*N. poeticus*) 等，还有可开黄花也可开白花的黄水仙 (*N. pseudonarcissus*)。

看惯了黄黄白白，猛然看见绿茎、绿叶、绿花，而且花瓣细长分离，不敢相信这也是水仙属植物。在原产地西班牙，绿花水仙 (*N. viridiflorus*) 经常生长在农田旁边的排水沟内，被视为野草。它夜间开花，散发出清洁液似的气味，有别于大家对水仙的一切认知，故而学者们只能认为这是远古子遗的独特种类。在洋水仙中，常常也在盛水的容器中生长的，还

有水仙类较早种植之一的红口水仙，它是水仙属模式种，芳香无极，白被盈盈，淡黄色副冠边缘有明显的红色镶边。这个在1753年被植物分类大师林奈命名，并发表在其著作《植物种志》 (*Species Plantarum*) 中的种类，几百年来一直与野生的各种英国水仙杂交，产生了许许多多杂交种，还成为当今最流行的香水原料。

野生种的多样性、栽培传统品种的繁多、自然杂交的容易发生、逃逸归化的广泛发生、人工育种技术的发展，使水仙类植物的分类变得十分复杂和难以解决，各家可接受的物种数量从16种到160种不等，差异巨大，且一直在变，所以，不是专门研究水仙属的，根本认不全、鉴不开。水仙花的花被6片，白色，奇在花被里面有一圈淡黄色副花冠，高度只有花瓣长度的一半。一展一立，一白一黄，相安无事，相得益彰，把平淡无奇的颜色搭配出翠袖霓裳的味道。据《中国植物志》记载，水仙属大概有60种，但中国只有1种，即分布以色列的多花水仙的变种水仙 (*N.*

tazetta var. *chinensis*)。

丝绸之路为中国的农业、园艺屡建奇功，大部分学者认为水仙也是丝绸之路的产物。在唐初，多花水仙从欧洲引入后，经过1000多年的岁月更叠，一部分被驯化选育成现在的栽培水仙，另一部分则从当时栽培的庭院逃逸出去，终落适生的东部沿海岛屿，如上海的崇明岛，福建的平潭岛、南日岛、大西洋岛，浙江的普陀岛、朱家尖岛等舟山50多个岛屿，渐渐归化为野生品。1847年，M. Roemer将其命名为多花水仙变种“*chinensis*”，意为中国水仙，但其实，它在日本和韩国也有分布。

岛屿远离陆地，各岛上恣意、随性生长的水仙长期区域分离，隔海遥遥相望，相互间几乎没了遗传交流，于是各长各的，演化出形态上的差异。比如，崇明岛野生水仙分株变少；浙江南麂岛的野生水仙植株变小，花朵变大，花期变长，香气变浓；福建平潭岛野生水仙雄蕊成了花瓣状，副花冠和花瓣层层叠叠、黄白相间，变得和大部分



水仙 供图 / 朱仁斌

单瓣、纯白花色的野生类型截然不同。所以，这些生长上千年的冰玉其质、水月其神的仙葩，其实原本也是生长在土地里的。海边的潮涨潮落、风吹浪打，岛山上的雨雪风霜、荒芜瘦瘠，它们都能生长，而让它们不能生长的，只有采花的人。

既然发现了野生，一定会有学者计较，是否原本就是中国原产而不是归化？我读过很多中国水仙溯源的文献，个人觉得立论最有依据的、阐述最为清晰的，是南京师范大学程杰教授的《中国水仙起源考》，这本书澄清了大部分学者的一些证据，比如至今原产和归化仍然各无有力证据；比如六朝雅蒜（水仙的别名）等同水仙、唐玄宗赐虢国夫人红水仙的说法不足为据；比如大多数学者认为晚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的拂林国棕祇（水仙的波斯语或阿拉伯语音译）是水仙的首次记录，但描述其花色红白，分明不是中国水仙，而五代孙光宪的记载“从事江陵日，寄住蕃客穆思密尝遗水仙花数本，摘之水器中，经年不萎”才是我国最早的水仙花记录；等等。

“水仙”，在中国的古籍中不一定是指水仙

花，可能是武夷浓醇珍茗，可能是洛水惊鸿宓神，也可能是太湖祈安供奉，故而需一一仔细辨明。无论是本土所产，还是归化植物，水仙变成栽培花卉的那一支，品种越来越多，甚至有了红、黄、蓝、绿色花被，但“翠袖黄冠白玉英”依旧是它的主流，并且渐渐简化成只要一碟清水、几粒卵石，便能“岁华摇落物萧然，一种清风绝可怜”。

如今最出名的是福建漳州水仙，早年还有上海崇明水仙，这几年渐渐少了。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明代嘉靖至清代乾隆年间，故乡苏州吴县花香满山的光福，除了梅花、枇杷花，居然曾经是水仙种植的中心地区，《（正德）姑苏志》《（嘉靖）吴江县志》《（嘉靖）太仓州志》都有记载，毕沅《水仙》诗注还表明：“邓尉山（在光福）西村名熨斗柄，土人多种水仙为业。”于是马上想到，如今靠近光福的太湖三山岛一带，是唯一仍有“野生”水仙分布的内陆岛屿，其上的水仙形态与福建、浙江的野生水仙差异较大，是否会是这个时期的独立逸生物？直到康熙中后期，水仙种植的重心再次转移到了福建。《漳州



府志》记载，明初郑和出使南洋时，漳州水仙花已被当作名花而远运外洋了。

春节临近时，水仙花是国人重要的年宵花之一，“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若想春节见花，需要掐准时间，何时备下鳞茎？何时放入水中萌芽？何时雕刻塑形？何时放些温水催花？何时晚上将鳞茎出水减缓生长？等等，像个工程。不雕刻的水仙，渐渐长成茁壮的一丛，若是空调常开，就更控制不住了，叶片或是疯长，或是披挂离散，花也是摇摇曳曳的修长，像生长不良的豆芽菜般的少年似的。雕刻水仙花，全凭雕刻人的技术，一刀不慎，或是残叶，或是花蕾尽毁，若是成功，便可见青翠纵横、白洁错落，有些艺术气质样的。

桃红杏黄的季节，水仙花就落了，但有好几种水仙是秋天开花的，可惜不了解，也无缘遇见。所以，一年四季，断断续续，其实都可以闻见摇摇曳曳的清香，看见起伏伏的笑脸，听见远远近近的歌声。在英国，水仙花是所有植物中最受欢迎的，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除了玫瑰和百合花，也许没有哪种花得到了比水仙花更多的诗意描写。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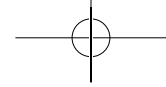
于它的神话、传说经常和一个少年相关，他沉迷于自己在水中的倒影，以致于溺水身亡，水仙从他溺亡的地方长了出来，这个少年叫Narcissus（水仙的拉丁属名亦为此）。不过有考证表明，早在这个故事出现之前，就已经有关于水仙花的记载，这朵花的命名其实是基于描述它香味的词。另外，在罗马时代，Narcissus是男子的常用名，不只属于这个少年。

从来不觉得办公室里适合种水仙：一是香味太甚，扰思路；二是没有放置的合适地方，放办公桌上，妨碍次序，放茶几上，高摇低披，即使用红线捆扎，亦觉难成风景，别人送了，就养着。有时干脆将花茎剪下，再到办公室外水塘里剪一片泽泻叶，做瓶花，反倒别有风韵，还省了麻烦。“碧湘波冷洗铅华，谁似绝尘丰度？一笑嫣然立瑶圃。”自恋因而极美，丛生与毒性因而重生，清丽花形因而爱情由忧伤走向灵魂深处。极纤裊而不妖、合素华而自妍、骨则清而容腴、外若脆而中坚的水仙花，铁衣剪雪，银缀露，爱淡影，闲伴芸窗半柱。

（责编 桑新华）



左：水仙 供图 / 李光敏 右：雕刻水仙 供图 / 沈海滨



南京中山植物园花展上的“洋水仙”

供图 杭悦宇

